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離別相去詞

躁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案是篇起上古三代迄隋，各家爲集，各集分類，先賦，次騷，次詔冊，今此離別相去之詞，是騷賦體，故編于闕名之首。

召將詔

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六韜龍韜立將，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

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淮南子兵略訓，本六韜而小異。

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羣書治要引六韜犬韜閒有雖君召將而詔今本無

大始天文冊文

大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會，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問天元紀大論鬼區臾引

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已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素問五運行大論鬼區臾引

昭命

大命世罰，小命罰身。大戴禮本命篇注引無兩罰字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

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 案信義讓莫大於六字當爲衍文。賈

上，罰莫大于貪詐。周書命訓解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

投壺命弟子辭

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大戴禮投壺。

命射辭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順乃讓，乃降其堂，乃節其行，既

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弃莫 下闕。大戴禮投壺。案困學

紀聞云，此命射之辭也。

夏令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語中，單襄公引夏令，韋昭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明堂月朔令

孟春之月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待優口，其禁毋

伐林木，

仲春之月朔、令曰、弃怒惡、解役辠、免憂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季春之月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九門磔攘、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孟夏之月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隳隄防、

仲夏之月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

季夏之月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

中央之極、令民闕其禁、治宮室、飾臺榭、犯親戚、侮父兄、

孟秋之月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

仲秋之月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脩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奸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甿畢入于室、曰、時殺

將至、毋罹其備、

季秋之月、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

孟冬之月、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

仲冬之月、朔令曰、搜外徒、止夜禁、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

季冬之月、朔令曰、省牲牷、脩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尚書大傳、

春令

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

夏令

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秋令

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

冬令

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竝管子輕重己、

五位令

五位、東方之極、太皞句芒之所司、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隙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

南方之極、赤帝祝融之所司、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

中央之極、黃帝后土之所司、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

露無不覆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

西方之極少皞蓐收之所司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物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

北方之極顓頊玄冥之所司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寒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淮南子時則訓）

軍令

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通典一百四十九引覆軍誡法　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

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無聚六畜（文子）

上義兵至其郊令軍帥

義兵號令

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文子上義乃發號施令

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倨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誹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呂氏春秋懷寵先發聲出號令

直將令

貲家假幣皆以穀準幣。管子山國軌。

秦攻齊令

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齊戰國策十一

先王之令

天道賞善而罰淫。周語中

先王之教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同上

先王之法

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呂氏春秋禁塞

納書謂晏子

廢置不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晏子春秋

爲齊獻書趙王

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

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戰國策二十一

獻書秦王

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于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戰國策二十五

獻書燕王

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

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戰國策三十

瞽史之紀

唐叔之世將如商數晉語四韋昭注瞽史知天道者嗣續其祖如轂之滋必有晉國同上

背賂誦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晉語三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

改葬共世子誦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狄公子吾是之

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晉語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國人誦之

城濮誦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左傳僖二十八年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臧紇誦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左傳襄四年臧紇救鄫侵邾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

子產誦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左傳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從政一年輿人誦之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同上及三年又誦之

孔子誦

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呂氏春秋樂成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同上。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作誦、亦見家語孔叢子。

商箴

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呂氏春秋有始覽名類引商箴。

周箴

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呂氏春秋謹聽引周箴。

大正箴

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疑當作思民因思、卽周轉寫誤耳。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疑作矢。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周書嘗麥解。

商銘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晉語一、郤偃曰商之衰也其銘有之、

嘉量銘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考工記、

崑崙柱銘

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水經河水注一引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故其柱銘曰云云、今本神異經無、

希有鳥銘

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水經河水注一引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其鳥銘曰云云、今本神異經無、

許子將鐘銘

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盟自擇其吉金、自作鈴鐘、中翰叡揚、元鳴孔煌、穆和鐘、用匽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敏二越二、萬季

無諆，眉壽毋已，子子孫孫，永保鼓之。（薛尚功鐘鼎款識）

齊鎛銘

隹王五月，辰才（在）戊寅，師于淄涶，公曰：女及余經乃先且（祖），余既尃乃心，女小心畏（畏）忌，女不彖（墜），夙夜宦埶而政事，余弘猒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箭（簫借爲肅，舊釋縱，非）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毋）諱，乃不敢弗憼戒，虔卹乃尹（伊）事，戮龢三軍徒遊雩乃行師，舂中乃罰，公曰：女及女敬共辝命，女雁鬲（歷同，借爲歷）公家，女恐（恭）裘（恪）朕行師，女戰敢于戎攻，余易（錫）女釐都舍（䣫借爲偵，舊釋脩，非）劓（罰）其縣二百，余命女𤔲辝釐，遐（迪）或（國）徒三千，爲女敵寮，乃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女及女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屯厚乃命，女及毋曰：余小子，女專（尃）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女裁（織，舊釋織，非）差卿爲大事，（𢾊疑諭，舊釋繼，非）命于外內之事，中專盟（盟，借爲明）刑，女台專戒公家，雁卹余于盟卹，女台

亟余朕身、余易(錫)女車馬戎兵釐僕二百又五十家、女台戒戎攼
乃用或敢、再拜䭫首、膺受君公之易(錫)光、余弗敢灋(借爲廢)、乃命、及
與其先舊及其高且(祖)、虡二成唐、又敢才(在)帝所、𢐀受天命、劙(剝)
伐頣(履)同歔、于靈師、伊(舊釋伿非)小臣隹輔、咸又有九州、處禹之堵、不
顯穆公之孫、其配𩁹(嬛同媿、郎威字)公之妣、(出舊釋嬰、公之妃非)而餓公之女雩生
赤及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小心龏遵、靈力若虎、堇(謹)𢦚(恪)其政事、
又共于公所、殿(敕)羼吉金、(一鐘作又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易乃吉金)鈇鎬鉼鋁、用
攸鑄(鑄)其寶鎛、用亯于其皇且(祖)皇妣(妣)皇母皇考、用旂釁(眉)壽
霝命難老、不顯皇且、其乍福元孫、其萬福屯魯、龢𢾊(叡借爲協)而九事、
卑若鐘鼓、外內剴辟、都二𡨦二、途(逭卽誤舊釋造非)而朋剸𠟭、毋(毋)或承(或釋)
(昇非)頪、(類)女考壽萬年、永保其身、卑百斯男、而埶(埶)斯字、𤿁(肅)義政
齊侯左右、毋央毋已、至于桀曰、武靈成子孫、永保用亯、(鐘鼎款識又考古圖)
秦鐘銘

秦公曰不顯朕皇且（祖）受天命竈（竈借為造舊釋作龍非）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家（墜）上帝嚴龔夤天命保業乃秦虩事蠻（蠻）夏曰余雖小子穆帥秉明德叡尃明刑虔敬朕祀目受多福協（亦款字借為協）龢萬民唬夙夕剌剌起起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盩盩文武錢靜不廷𨾊燮（舊釋西夏二字）百邦于秦執事作盟龢鐘乃名曰𢦏（求許）邦其音（音）鉄鉄雝雝孔煌目邵零（借為昭格）孝享目受屯魯（借為純嘏）多釐贊（眉）壽無疆畯寁才（在）立（位）高弘有虔匍（借為溥）及三方永寶宜（鐘鼎款識）

遲父鐘銘

遲父作姬齊姜龢蓥（林）鐘用邵乃穆不顯龍光乃用旂匃多福侯父眔齊萬年眉壽子子孫孫亡疆寶（鐘鼎款識）

楚鐘銘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疑趣舊釋徙非）自西鄶（疑鄶即鄖陽漢志江夏有西陽）楚王許（許即吟借為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鄶其永時（時）用享（享）（鐘鼎款識又見王復齋鐘鼎款）

識

宗周寶鐘銘

王肇遹相文武堇疆土、南或(國)𠬝(服)孳敢臽虐我土、王臺我其至𢦏(撲)伐、乃都𠬝孳迺遣閒來逆邵王、南人東人具見廿又六邦、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競、我隹司配皇天、王對乍宗周寶鐘倉二它二雝二雝二、用邵各(格)不顯且(祖)考先二王、其嚴才(在)上、能二數二、降余多福、二余泪孫、參壽隹琍(賴)、𢿫(對借爲向)其萬年、畯(畯)保三或(國)、(拓本)

虢叔大𢑚鐘銘

虢朱旅曰、不顯皇考叀朱穆秉元明德、御于乃辟孽屯亡敃、旅敢啟帥井(型)皇考威義、𠊱御于天子、迺天子多易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朱大𣪊(林)龢鐘、皇考嚴才上、異才下、𤕌二能二(能)、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亯、(拓本)

邾公牼鐘銘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𨚕公牼擇乃吉金玄鏐赤鋁、用鑄乃龢鐘、台乍其皇且皇考曰、余𩰫翼同龔威忌忠穆不家墜于乃身鑄其龢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安士庶子、眘為之𦔻聽、元器其舊哉、公牼眉壽、𨚕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二孫二永保用享、拓本　案此鐘大學士紀昀所藏

邾公塱鐘銘

佳王九月初吉辰才乙亥、𨚕公塱擇吉金玄鏐膚呂、乍龢鐘曰、余𩰫龔威忌、鑄辝龢鐘二鍺、台其屯于龢乍天台、岂者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拓本　案此鐘巡撫阮元所藏

楚義鐘銘

佳王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儃未詳舊釋僕非或釋僊兒、余迖斯于之子、余玆路未詳之元孫曰、於虖敬哉、余義從之良臣、而儥迹之字父、余蔵遺

遂兒㝵吉金鎛鋁台鑐飤鐘台追孝侁且樂戒父兄歙飤訶遯孫二用之遂民是叕拓本

楚邛仲嬭南和鐘銘

佳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邛仲嬭南和鐘其眉壽無疆子二孫二永保用之博古圖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二

金華山鼎銘

真金作鼎，百神率服。虞荔《鼎錄》：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篆書三足。案此鼎爲黃帝，未審何據，今編列闕名鼎銘之首。

讒鼎銘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左傳》昭三年。案《韓非子》亦作讒鼎，蓋即《明堂位》之崇鼎，《呂氏春秋》之岑鼎也。古者讒、崇、岑聲近。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

栒邑鼎銘

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書·郊祀志》下：美陽得鼎，獻之。張敞上議：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

仲山甫鼎銘

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後漢竇憲傳，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

楚鼎銘

楚武王之鼎。續漢郡國志二汝南鮦陽侯國注引皇覽曰：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

汾陽鼎銘

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鼎錄

大夫始鼎銘

隹三月初吉甲寅，王才在䣄宮，大夫始易錫友□，[猒]，王才華宮宅，王才邦宮，始獻工，易□，易章，王才邦，始易友，曰考，曰攸，大夫始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日己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鐘鼎款識

南宮鼎銘

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國貫行𡉚埶王应居在𣂺，二字未詳，舊釋射圃，不確。貞山中，乎呼歸生對𩰫揚，刊王𢦚，刊寶彝。鐘鼎款識又王復齋鐘鼎款識，又據本。

敔繇鼎銘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令敔繇𩨨疑脈字釋徽非嗣九服，繇乍朕皇考䵼彝隮鼎，繇用亯孝于朕皇考，用易康𩛥魯休屯右，眉壽永令霝冬終，其萬年無疆，繇子二孫二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晉姜鼎銘

隹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叚讀長說舊釋妄非妄寍，巠雝明德，宣邲我猷，用召所辟，妥揚乃光剌烈，虔不彖墜譖諸覃克，目辥我萬民，嘉遣我易鹵責䌛緐卿魯鑄舊釋虎賁非虎賁豈得云千兩乎千兩，勿灋借爲廢文侯顆令，俾串通弘，征緐湯𩰫遂取乃吉金，用乍寶隮鼎，用康頤舊釋爲西夏二字妥褱遠𤣩疑邇之殘字君子，晉姜用𣄰綽綰眉壽，乍疐爲亟，萬年無疆，用亯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鐘鼎款識

又考古圖又有新出土鼎，其銘陽文，聯綿糾結，人不能識，謂之草篆，謂之乙亥鼎，審視拓本，即晉姜鼎也。

寰鼎銘作伯姬鼎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朢庚寅王才周康穆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頵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向）史𢦚（冓）受王令書王乎史減冊易寰玄衣黹屯赤市朱黃䜌旂攸勒戈琱戒緱必彤矢寰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不顯叚休令用乍朕皇考奠（鄭）白奠姬隮鼎寰其邁年子孫永寶用（寰鼎款識　案析出上有寰盤銘同惟銘末作奠白奠姬寶殷寰其邁年子二孫二永寶用爲異）

師旦鼎銘

隹元年八月丁亥師旦受命乍周王大姒寶尊彝敢拜䭫首用蘄釁壽無疆子孫其萬億年永寶用享（析本）

叔夜鼎銘

叔夜鑄其饙鼎以征以行用饘用羹用祈釁壽無疆（析本）

頌鼎銘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邵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令書王乎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令

女宦嗣成周貯廿家監嗣新寤貯用宮御易女玄衣黹屯赤巿朱
黃緣旂攸勒用事頌拜䭫首受冊佩㠯出反入堇章頌敢對揚天
子不顯魯休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隮鼎用追孝旂匄康
虔屯右通彔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終子二孫二寶用

拓本　案別有頌簋銘同唯隮鼎作隮𣪘為異

仲偁父鼎銘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白邊及中偁父伐南淮人孚金用乍寶鼎
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鬲攸比鼎銘

隹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周康宮辟大室鬲比㠯攸衛牧
告于王曰女受我田牧弗口許鬲比王令相史南㠯口虢旅迺事
攸衛牧誓曰口弗具付鬲比其且射分田邑則口攸衛牧則誓比
乍朕皇且丁公皇考叀公隮鼎鬲攸比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

拓本、

國諸鼎銘

彧者乍旅鼎、用匃偁魯福、用妥眉彔、用乍文考宮白寶隮彝、拓本

曶鼎銘

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周穆王大□□、若曰、曶令女更乃且考、嗣卜事、易女赤◎□□□、用事王才遷应井叔易曶赤金鬱曶受休□□王曶用茲金乍朕文考寽白𤟹牛鼎、曶其萬□用祀子孫其永寶、

隹王三月既生霸辰才丁酉、井叔才異爲□□事、及小子𢿨曰限訟于井叔、我既賣女五□□父用匹馬束絲限詒曰所則俾我賞馬效□□俾復乃絲□質效父迺詒𢿨曰于王參門□□木榜用償征賣茲五夫用百爰、非之五夫□□罰迺𩑐、又罰眔𢿨金井叔曰、才王人迺賣□□不逆付曶毋、俾越于厥、曶則拜稽首受茲五

口曰、口曰恆曰䜌曰𦈢曰朏事、𡧯吕告厥卤、俾口吕曶舀段羊絲
三爰用致丝人、曶卤毒于所口口口舍散大五秉曰、才尙俾處及
邑田口田、所則俾口復命曰、若昔饉歲匡衆、及臣廿夫寇曶禾十
秭吕匡季告東宮、卤曰、𠯑乃及乃、弗𨖹女匡、罰大匡卤䭫首于曶、
用五田、用衆一夫曰嗌、用臣曰𢍰曰朏曰奠曰用、丝三夫䭫首曰、
余無卤具寇足口不𣥂口、余曶或吕匡季告東宮曶曰、𠦝唯朕口
賞東宮、卤曰、賞曶禾十秭、遺十秭爲廿秭、口來歲弗賞則倍卌秭、
卤或即曶用田二、又臣口𠂇、用即曶田七曰人五夫曶受匡卅秭、

拓本、　案此鼎在靈巖山館、

無叀鼎銘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各于周廟、𤇺于圖室、𤔲徒南中右無叀內門、
立中廷、王乎史友冊令無叀曰、官𤔲左王𨖹側弗乍、易女玄衣黹
屯戈琱戟緱必彤矢攸勒䜌旂、無叀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用乍

𢍜鼎、用享于朕剌考、用匄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拓本、案此鼎在焦山、

正考父鼎銘

隹三月初吉、正考父作文王寶𢍜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拓本、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左傳昭七年、

麦彝銘鐘鼎款識作季娟鼎銘、

正月、王才成周、王休于楚彔、楚令小臣麦先𣓀楚㡯、王至于休㡯無、借爲廡、遺小臣麦易鼎、貝、易馬冂、兩、麦拜䭫首、對易王休、用乍季𢼸寶𢍜彝、鐘鼎款識、又一拓本作易鼎馬冂、不重易字、當別是一器、

尹彝銘鐘鼎款識作尹卣銘、

隹十又二月、王初㝧、祭、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登舊釋喜非咸、隮尹易臣雉爽、夕娥、尹休高、對乍父丙寶𢍜彝、尹其萬季受

乃永登亡競才服，其長侯，因子子孫孫寶用。僞鼎款識

杸彝銘

杸從師淮父戍于古，自蔑曆，易貝卅寽，杸拜𩠐首，對䚄師淮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寶隮彝，其子孫永宗。富借宋，未詳，本亦作禾，或作爲寶，宋傅古釋爲立戈形。或釋蔑並非。復齋鐘鼎款識

又彝銘

隹二月初吉丁卯，公故令又𤔲田，乃又蔑曆，易馬易裘，對䚄公故休，用作寶彝。拓本凡二器皆同，又或釋邑非。

靜彝銘

隹三月初吉丙寅，王才䓘京，王易靜刀，靜拜𩠐首，敢對䚄王休，用作宗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拓本

隹十又三月，王宅䓘京，小臣靜即事，王易貝五十朋，䚄天子休，用作父口寶隮彝。拓本

虘彝銘

虘𩓣(拜)頴首休朕匋(借爲保)君公白易乃臣弟虘井五枽(同)易衣(衮)賣冑干戈虘弗敢㱃公白休對䚄白休用乍且考寶䵼彝(拓本)

吳彝銘

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廟宰𦎫右乍冊吳入門立中廷北鄉(借爲向)王乎史戊冊令吳嗣旂者(借爲旛)眔叔金易䰜鬯卣玄衮衣赤舄金䡇車、䡜䌛(未詳或釋案)朱虢䡐(未詳或釋旂)虎冟(借爲䩳)柬裏䡾䡘(𩋴)賁鞹金甬馬三匹攸勒吳拜頴首敢對揚王休用乍青尹寶䵼彝吳其世子孫永寶用隹王二祀(拓本)

韋彝銘

遣小子䣓(謂卽鄭衞從此)吕其友乍䣓男王姬䵼(讀爲鼐)彝(拓本)

毛伯彝銘

隹正月吉日乙又(丑)䝓(讀爲毛伯二字舊釋祁非)乍朕祀平姬寶宮祀彝(繇)

毋吐用祀、永枼毋毋出、拓本、

隹八月初吉、王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伯）更虢繊公服、甹王立（位）作三方、亡（未詳）秉緐蜀巢（未詳）令、易（錫）鈴鋚、咸、成王令毛公目邦冢君、土馭（馭）或（國）人、我東或（國）痟戎、咸、王令吳白（伯）曰、目乃自（師）各（左）从毛父、王令呂白（伯）曰、目乃自（師）各（右）从毛父、遣令曰、目乃族從父征、造繊衛父身、三年、靜東或（國）、亡不成尋天俾否里屯（純）陟、公告乃事于上、隹民亡造、才（在）彝态（忽）天令、故亡允才（在）顯、隹苟（敬）德亡逌違、班拜䭬首曰、隹余不㐭（鼎省郎顯）夙皇公受享宗彝、釐敏文王、二始爲孫、隮于大服、廣成乃工、文王孫亡弗褱井（刑）、亡克緐（新）乃刺（烈）、班非時覭（覓未詳舊釋觀）、隹乍（作）卲（昭）考無益曰大政、子二孫二、多世其永寶、拓本、

散氏鬲銘

用矢㒸散邑、迺即散用田履（二未詳舊釋觀）、自濡（未詳舊釋㵐或釋濾）涉目南至

于大沽一弄本或釋表吕陟二弄至于邊貟邍涉濕陟雩𢾊䙴遂陕吕

卤弄于𢿲𨼳杜木弄于芻若逨弄于艾衜內陟艾𪇁于厂源弄

𨛧都或釋都割𣏟析陕陵二剛𣏟弄于單單衜弄于原衜弄于周衜吕東

弄于𥝅未詳或釋淅或釋杅東疆右還弄于虘二衜吕南弄于𨜶逨衜吕卤

至于唯莫虘二井邑田自樗木衜左至于井邑弄衜吕東一弄還

吕卤一弄陟剛三弄降吕南弄于同衜陟州剛𪇁𣏟降棫二弄大

人有𤔲虞二田𦍩且散武父卤宮襄豆人虞丂彔克貞師氏右相

小門乃𤔲原及虘莽芬淮𤔲工虎孝𨙶豐父琟及有𤔲荆丂凡十

又五夫正虘二天舍散田𤔲土羊未詳疑栻舊釋必或釋出𡧊未詳疑歸陘舊釋周郎𤔲

馬𩰫單或釋單𢀖未詳舊釋卒或釋眾揚未詳舊釋敕人小子覺二田戎𢦏敓父效𠷎

𩾑父殺𢽶克郎之有𤔲橐州京焂從鬲凡散有𤔲十夫唯王九月辰

才乙卯矢卑鮮且𩁹𩁹絹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

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傳棄之鮮且𩁹𩁹旅則誓廼卑西宮襄武

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隰）田牆田余又爽𢦏（變）爰千罰千卤宮襄

戎父則誓乃爲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乃大執史正中農（據本）

吉父簋銘

口吉父作寶甫（據本）（案甫借爲簠）

陳逆簋銘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𧻚子之裔孫余𠬝（未詳）事齊

侯懽（懽）血（恤）宗家擇乃吉金台作乃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笑

簋台亯台孝（孝）于（于）大宗𡉚（未詳）榠（未詳）𡉚爪（未詳）𡉚于𡉚母作𡉚（未詳）永

命頤壽萬年子〻孫〻羕保用（據本）

叔朕簠銘

隹十月初吉庚午𠦃朕擇其吉金自作薦匡（𠤳借為簠）台（以）𠂤（乳）稻粱萬

年無疆𠦃朕𡡉壽子〻孫〻永寶用（據本）

曾伯𩵦簠銘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白霥悊悊聖元二武孔業克狄雄淮人女燮燮𦤕、讀為邑繇二字以邑字屬上句湯金衜𨌲讀為錫金二字行具既卑、方余𦤕其吉金黃鑄、鋁余用自乍遊旅匡、吕征吕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亯于我皇且文考、天賜之福、曾白霥叚叚綠叚孫即假樂讀為嘉樂考工記鳧氏兩欒注故書欒作樂黃耇、邁秊眉壽無疆、子孫永寶用之亯、拓本、

霝君簋銘

霝君蠶招乍饙匡、用亯用賓、齊借為賓用蘄眉壽、口孫永寶用、拓本

伯其父簠銘

隹白甘父𢊁文乍𣪕祜、盬借為簋用易盄壽萬年子孫、永寶用之、拓本、

格伯簋銘

隹正月初吉癸子、癸子癸亥甲子二日王才成周、格白受𩡧馬乘于倗生、乃賓貯卅田、則析格、白過𣪘攷役佀、乃從格白厎安役甸、殷乃系雩、雩谷杜木、𨗉丙谷旅游菜州渭東門、乃書史戠戠識省武立盟拓成

二䍙士簋俘未詳舊釋征目用冊畫舊釋冊典格白田其僃季子孫永保

用拓本

虢姜毁銘鐘鼎欵識毁作敦非借爲簋簋毁字皆從皀也案毁

虢姜作寶隩毁用禪追孝于皇考吏惠中斷匃康㲻屯右通彔永

令虢姜其萬季釁壽受福無疆子二孫二永寶用亯鐘鼎欵識

㦰毁銘

隹正月乙子謂乙亥甲子二日王各于大室穆公入右㦰㦰立中廷北卿

向王曰㦰令女乍𤔲土官𤔲耤田易女戠玄衣赤⊜未詳舊釋環市緣

旂楚徒馬毆循五服用事㦰拜䭬首對𩁹王休用乍朕文考寶毁

其子二孫二永寶用鐘鼎欵識

宰辟父毁銘

隹三月初吉王才辟宮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曰易女䪞朱帯

玄衣黹純㫃攸革易戈琱戟彤矢用餴舊釋餴乃且考事官𤔲尸僕

小𥎦底敘、周䭫首對𩕢王休、命用作文考寶𣪘、其孫孫子子永寶用、（鐘鼎款識）

𢀛𣪘銘

隹元年　月既朙丁亥、王才𣶃（未詳、舊釋雝）、应旦、王各廟、宰曶入右𢀛、立中廷、王乎史光冊令𢀛、王若曰、𢀛、昔先王既令女作宰、𤔲王家、今余隹䌛京、乃令女眔曰𦔻（未詳）疋對各从𤔲王家外內、毋敢又不𨥢（未詳）𤔲百工出（未詳）人、姜氏令、乃又眔又即令、乃非先告𢀛、毋敢疾又入告女、女弗善效姜氏人、勿事敢又疾止、從獄、易女玄衮衣赤舄、敬夙夕、勿灋朕令、𢀛拜手䭫首、敢對𩕢天子不顯魯休、用作寶𨼷𣪘、𢀛其萬年𩒨壽、子子孫孫永寶用、（鐘鼎款識）

𨛭𣪘銘（舊題𢓊敦、誤、案銘文從釋正、器字與籀并字）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才周邵宮、丁亥、王各于㝉（宣）射（謝）、毛白內門、立中廷、右祝𨛭、王乎內史冊命𨛭、王曰、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𦅘

疑許舊釋雝非五邑祝今余佳雝（雝）高（京）乃令易女赤市冋冋㚔（齊借爲齊）黃

䜌旂用事鄉拜䭫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鄉用乍朕皇考龔白隩毁

鄉其賢壽遡年無彊子二孫二永寶用享（鄉非款識）

師訇毁銘

王若曰師訇（舊釋遣非召郇言）不顯文武孚（舊釋庶非）受天令亦則於女乃聖

且考克孚右先王乍乃丁攴（二字未詳）用夾寅乃辟亶大令盭（盭）龢（龢借）

（爲緐）雩政㧊（未詳）皇帝亾昊臨保我乃周雩三（郎四）方民亡不康靜王曰

師訇哀才（哉）今日天疾（央同咉）畀降喪首德不克盡古亾承于先王

鄉女乃父卹周邦妥立余小子䊷乃事佳王身厚𧼈（未詳疑粗）今余佳

䜌京乃令二女㽙（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弦濽𦖞咎（儆）明乃心遅吕

乃友干𢘋（橹）王身谷（欲）女弗（弗同）目乃辟㽞（戕）于𥁓易女醬鬯一卣

圭一用（瓚）卩邑三百人訇䭫首敢對敭天子休用乍朕剌且乙白

君益殹寶毁訇其萬㽞（囟借爲思㽞同斯）年子二孫二永寶用乍卅（世）宮寶

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艾內右延、鐘鼎款識、

師嗀毁銘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師嗀毁、乃且考、又𤔲登成也舊釋𤇾非、于我家、女右隹小子、余令女𣪘借爲尸主也、我家、㚸疑辭舊釋繼非、𤔲我

卤扁東扁僕馭百工牧臣妾東𢦏內外母毋敢否譱易女戈戚戒

㕟高借爲緇必彤㬥十五鍚鐘一、𦅫五金敬乃夙夜用事、𡖊拜䭫首敢

對𦦓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中將毁𡖊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享、鐘鼎款識、

牧毁銘

隹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才師汙舊釋保非父宮、各大

室、即立、公爲舊釋令非紀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內史吳冊令牧、王叒若

曰牧、昔先王既令女乍𤔲土、今余隹或𣪘廢改、令女辟百寮、口有

冋事、包迺多亂不用先王乍井、亦多虐庶民、乃𠲶誤庶右𡗜、齊

不井不中、囟(佣為、同斯)息、厌之灋(作、同、戕)从今𣆪(未詳、疑既、舊釋習)司匄、乃學召

故、王曰、牧女毋(毋)敢口先王作明井用雩乃嘆庶右𧻚、毋敢不明、

不中不井、乃申政事、毋敢不尹丌、不中不井、今余佳誯(𦣻)京、乃命

易女䵼圏一卣、金車柰車畫車朱虢白靳(未詳)虎冟(良借、鳥報)亵裏旂余

口三、所服口口孚、敬夙夕勿灋、朕令、牧拜稽首、敢對揚王不顯休、

用作朕文考益白寶隣毀、牧其萬年壽考、子子孫孫、永寶用。(鐘鼎款識)

敔毀銘

佳王十月、王才成周、南淮乃遷、及内伐涀昴參泉裕敏陰陽洛、王

令敔追御于上洛、烬(未詳、舊釋慭)谷至于伊班馬𣚍(栒)䛠(戕傷也、卽下禽敔白)首

百、執嘆卌褒(褎)孚人三百、鼎(鬲)于汶(艾)白之斷、(旂𠂤、卽於張仲、䀇𠂤形相近)于

烬衣」䜌、(諫讝、鄬)復付乃君、佳王十又一夕(月)、王各于成周大廟、武公

入右敔、告禽馘百、嘆卌、王蔑敔厤、事尹氏受𤉧(釐)敔圭𨍏幣貝五

十朋、易田于敜(敛)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對揚天子休、用作隣

𣪘、敢甘𢿏季、子二孫二永寶用、鐘鼎款識、

伯虎𣪘銘

隹六年三月甲子、王才䒼蒡、衞、招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乃稟未詳

貝用獄稿未詳爲白九胄從郎釋俯北舊九成、夾我考幽白幽姜令、余告

慶余呂邑號未詳有𤔲余典勿敢對、今余既口有𤔲曰戻戾令今余

既一名典獻獻未詳白氏、則執壁琱、主對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剌且

衛未詳公寍𣪘、其萬年子孫寶用享于宗、拓本、

卯𣪘銘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𤔲艾季入右卯立中廷、𤔲白乎令卯

曰、𢼸借爲𤔲乃先且考𢼸𤔲𢼸借爲𤔲主治也、𢼸𤔲公家、昔乃且亦既令、乃

父𢼸𤔲𢽘人不盄盄借爲弔我家室、室借爲宝用𦢊器或釋俶今余非敢夢借爲蔑

先公、又隹造或適釋遠余懋田或釋思借爲寵先公官、今余隹令女𢼸𤔲𢽘

宮𢽘人、女母毋敢不譱、易女𤲃未詳三、𦈺此字或釋章𦈺釋瓏𣪕宗彝一、𨚕未詳

或釋將寶易女馬十匹牛十易于乂未詳或釋作 一田易于宎宮 一田易

于陜一田易于䵣未詳或釋緐卿紂 一田卯拜手首頭手敢對䣄𦣞白休

用作寶障段卯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師酉段銘

隹王元年正月王才吳虞各吳大廟公族瑀釐入右師酉立中廷

王乎史𠈐未詳門冊命師酉嗣乃且啻官邑及虎臣西門尸能尸秦

尸京尸𢦏尸未詳尸新易女赤市朱黃中㬎攸勒敬夙夜勿灋

朕令師酉拜頓首對䣄天子不顯休令用作朕文考乙白究

姬障段酉其萬年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貞段銘

貞從王伐𠬝乃借為梁孚借為俘用作餴段拓本

伯囧父段銘

白囧父作周姜寶段用夙夕亯用蘄𥃼壽拓本

陳侯毁銘

𨻰侯乍嘉姬寶毁其邁秊子＝孫＝永寶用拓本

伯虘毁銘

白虘虘戚乍皇考剌公隣毁用亯用孝萬秊𦢊壽畯才立畯在位子＝孫＝永寶拓本

鄧公子毁銘

𨙵公子白余曰薦新乍我姑𨙵孟媿媵毁永壽用止拓本

室赤毁銘

唯王五月辰才丙戌𡨦赤乍豐故慈慈旅毁豐故慈用宿夜宿夜亯孝于𧧑公于𡨦赤𡨦未詳疑𡨦友幺毁䛗未詳疑䛗皇亦壽人子孫其永寶用拓本

曼龔父盨銘

曼龔父乍𡨥盨𩰪𩰪是盨字說文有之此借爲簋舊釋簋疑得用亯孝宗室用匄𩁹壽子

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遟盨銘

徲作姜湼盨用亯孝于故姑公用𣄨眉壽純魯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單子伯盨銘

單子白作𠂇姜旅盨其子二孫二萬年永寶用拓本

立盨銘

立爲旅須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鬲叔興父盨銘

鬲𠂇興父作旅頁頁即首借爲盨此蓋銘其器銘作須與上立盨銘同其子二孫二永寶用拓本

史燕盨銘

史𡠗作旅盨甘永寶用拓本

甲午盨銘

隹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乍礼監，吉蠲明神，神鑒燮殸借爲磬德畏畏借爲威帝邁年永緐受命。拓本。柰此與下一銘皆稱帝，當是戰國時齊湣王或秦昭王所作，以干支紀歲，又神字重文不作二，亦爲變例。

天錫盨銘

帝受元命，天易帝蓋，用緐于神祇，罔弗各，隹邁卅無口。拓本。

嬰叏圓鉼銘

詎叏宣或釋鄂史瓷三字，非古有嬰姓，廣韻引楚大夫嬰左。自乍鉼鈃，用征用行，用蘄釁壽，萬秊無疆，子子孫孫，永寶是尚。拓本。

伯克尊銘

隹十又六年十月既生雨霸乙未，白太師易白克僕卅夫，白克敢對揚天右王白友，用乍朕穆考後中隮亯，克用匄釁壽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鐘鼎款識。

嘉禮尊銘

啻〔帝〕戚再嘉禮乍壺隮用薦神保是言隹休于永世。拓本。案此銘何時所作，齊恭福帝所作。

周鋈壺銘

周鋈乍日乙噂壺，其用享于宗，其子孫邁年，永寶用口。拓本。

冘盉銘

隹五月初吉，王才周，令乍冊內史易冘鹵百隩（未詳，或釋隻），冘穖靜女王休，用乍妝（𢧵）盉，其萬季寶用。拓本。

王子申籩𬯀銘

王子申乍嘉孀盞盖，其𦤎壽無朞（期），永保用之。拓本。

張仲盨銘

弡中乍寶匿，（尚書作𣈅）求其（同𡿁，是盨字，舊釋簠，非）羿（羿）之金，𨥥（鉊）鑑（鑪）鑪（鑪）。其𧶔（𧶔）其玄其黃，用成（盛）朮稻（𥟖）（糕）糯（粱）粱，用饗大正歆王賓，餜具召飤，弡中受無彊福。諸友飤具飤，弡中畀壽。鐘鼎款識，又復齋錄

鼎款識

國差𦉜銘

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帀借爲工師佫鑄西𩫖寶𦉜三秉用實旨酉酒
厌氏受福釁壽卑旨卑瀞厌氏毋毋㾭毋𤺊齊邦寅貯靜安寍子
二孫二永俘保用之拓本

劒銘

吳季子之子逞之永用鐱拓本

距末銘

忌呟或從口忓聲舊釋愕非乍距末用𠭯𧶜商戜國國宋距末弩機之類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
弓也潘岳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距來鉅黍巨黍即距末
也拓本

晉夷則鏡銘

惟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

年萬一作後一作在世博異記天寶中金陵陳仲躬住洛陽清化里宅有井善溺人一日水頓竭見一女子自稱敬元穎佈鉛粉衣雜綠令其淘井得古銅鏡夜復見元穎云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其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於鼻題曰夷則之鏡按唐人小說自不足據其銘與周時辭例不合且于鼻題曰夷則之鏡語尤可疑唐鏡始為大鼻前此未有也今姑錄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三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三

時儆

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周語中

四方戒

各修乎乃事，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周書職方解，王巡狩則戒于四方

穀城石人腹銘

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藝文類聚六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記曰：樊城西北有鄀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云，疑此亦周太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東都門外石銘

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博物志八，又史記夏侯嬰傳索隱，索漢

物上推三千年，此銘在上古時。

石棺銘

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史記秦本紀，又水經汾水注，求何作賜汝石棺以葬。

沙丘石椁銘

不逢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莊子則陽篇，又博物志七，作不逢其子，靈公奪我里。

閭里石椁銘

四體不勑，孰爲作生，不遭遇長，附託賴得，二人發吾宅。御覽五百九十引博物志：曾閭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頭還葬，二人復出掘土，得石椁有銘云云，閭里嗣之。

琵琶圻古冢甎文

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水經漸江水注：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甎有隱起字云云，謝靈運取甎詣京，咸傳觀焉。案晉宋之際上推八百年，此冢當春秋之末。

孔子墉壁刊文

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飧吾飯，以爲糧。張

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異苑卷四有語曰云云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壙既發諸文刊在冢壁。案孔子遺讖及春秋演孔圖與此略同別載于後。

陽翁伯碑文

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潞徙于西山之下陽公又遷居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玉田陽、水經鮑丘水注引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

小平津北岸古冢銘

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爲下泉、當逢霸主、必爲改遷、御覽七百二十六引三國典略東魏相齊王澄以舟師還次于小平津北岸古冢崩骨見銘曰、按從東魏末上推千年當戰國初。

比干墓銅盤銘

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寍於焉是保、嘯堂集古錄。案銘詞及篆文非周初物蓋秦漢間作姑編入三代、

士冠禮祝辭

始加（士冠始加緇布冠服玄端爵韠）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再加（皮弁服素積素韠）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爵弁服纁裳韎韐、）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醴辭（三加畢賓醴冠者）

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醮辭（若不醴則醮注醴禮簡尚質也醮禮繁尚文也醮亦賓醴冠者冠有三加故三醮也、）

始醮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

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

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字辭（既醴冠者見母出賓字之、）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父、（已上八首並儀禮士冠禮、）

士昏禮辭

父命子

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父命女

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

母命女

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庶母命女

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已上四首並儀禮士昏禮

少牢饋食祝嘏辭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

救日食告天

天子臣某，謹承皇戒，退避正居，思行愆誤，陽精有弊，已政類乘，正專去非，釋苛禁，不敢直命，遣臣欽喻，已絕國害之讒，近以緒盡力宣文，思維表道，願得修政，以奉宗祖，追往翼今，勉開嘉紀，縱太陽精，以興日質。開元占經上引春秋感精符。

蜡祝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百。蔡邕獨斷一　案禮記郊特

牲、有伊耆氏蜡辭、末句作草木歸其澤、

魯郊祝

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說文鳥部鶾引魯郊以丹雞祝、

祭侯辭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射、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考工記、

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爾食、曾孫侯氏百福、大戴禮、

立社祝

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五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令日以來、福請雨止、惟靈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含靈、御覽七百三十六、引禮外篇立社祝、

請雨祝

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脯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古微書引春秋漢含孳請雨祝）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博物志史補）

止雨祝

天生五穀、以養生民、今天雨不止、傷五穀、如何神靈、而行而止、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索而齊之、（御覽七百三十六、引禮外篇）

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縈而脅之、（博物志史補又見御覽七百三十六）

穰田祝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史記淳于髡傳）

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說苑復恩

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說苑尊賢

蟹螺者宜禾，汙邪者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荀子口口口注

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藝文類聚九十六，引說苑。淳于髡對楚王曰，臣來見道傍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

禁鼠祝

付勑屋吏，制斷鼠齧，三時言功，鼠不敢行。齊民要術五，引龍魚河圖，冬以臘月鼠斷尾，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斫鼠著屋中祝，

龜祝

今日吉，謹以粱卵焫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鑽，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作身一良貞，

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褚先

生補史記龜策列傳

口誡

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溜穴傾山。藝文類聚十七，案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有末二語，疑此口誡即口銘，未敢定之。

詛楚文

又（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窴璧，使其宗祝邵䗀，布愍告于不顯大神巫咸，及大沈久湫，吕厎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有壹，絆吕敃敃，袗吕齋盟，曰枼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卬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佚）甚亂，宣奓競㕣（從），變輸盟制，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𢿌，幽刺敍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衞者（諸）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

威我百姓、求蔑灋、廢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卹祠之用圭玉犧牲、述取吾邊城新郢及鄗長敍、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競、借爲竟、將欲復其兇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殹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釋帖又古文苑有釋文小異、

赤爵銜丹書 學記疏作瑞書、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云、又見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以敬者萬世已上、爲顓頊丹書、以仁得之已下、爲師尚父述所聞、

紀國金壺丹書

食魚無反、勿乘駑馬、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遊于紀得金壺中有丹書、

玉苞舒圖 已下圖讖、

帝當樞百則禘虔、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撰考讖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

玉牒文

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遊望衡山如陣雲、

玄珪刻文

延喜之玉受德、天賜之佩、初學記九引尚書璇璣鈐曰禹授啟握玄珪出刻、

黑玉赤勒

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詩商頌譜疏引尚書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于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雒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曰又見藝文類聚十二御覽八十三、

赤爵銜書

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宋書符瑞志赤爵銜書及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之、

赤烏銜珪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帝出乘黃、墨子非攻下、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

鳳皇銜書

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宋書符瑞志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

玉璜刻文

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文選任昉勸進牋注引尚書中候呂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云云、又見宋書符瑞志、

麟吐玉書

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拾遺記三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

魯端門血書

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公羊哀十四年解詁、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春秋演孔圖。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

黃玉刻文

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搜神記八、宋書符瑞志、初學記二、御覽十四、又八百五、事類賦九。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雀集、藝文類聚九十、又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並春秋演孔圖、赤爵集書上、化為黃玉刻

麟吐圖

姬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搜神記八、宋書符瑞志、五行大義五。

玉版

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御覽六百六、引春秋演孔圖、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

素書

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

張伯藏其一、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孔子牀首有懸甕發之中有素書、又水經泗水注續漢郡國志二注、

遺讖

亡秦者胡也、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又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

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又古微書引春秋演孔圖云、驅除名政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王、至于沙丘亡、

嘉林龜左脅書文

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史記龜策傳、萬畢石朱方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古逸

歸藏 謹案杜子春注周禮云歸藏黃帝也御覽六百九引帝王世紀云殷人因黃帝曰歸藏禮運我得坤乾焉鄭云其書存者有歸藏疏引熊安生云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隋志舊新唐志歸藏十三卷隋志又云歸藏漢初已亡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案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歸藏四千三百言是西漢末已有此書漢志本本七略偶失載耳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云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玉海引中興書目同文淵閣書目不著錄蓋三篇又亡于元明之際今蒐輯羣書所載得八百四十六字觀桓譚所見本略存十二焉

昔黃神與炎神爭鬭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御覽七十九路史前紀三後紀四

昔者豐隆筮將雲氣而吉核之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案舊寫本每條刪下半段以之也字代之通部如此穆天子傳二注云、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雲師疑歸藏之文陳禹謨本作雖有豐隆筮得雲氣而結核蓋臆改也不足據

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初學記二十。

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爲月精。北堂書鈔一百五十，文選月賦注，宣貴妃誄注，祭顏光祿文注，御覽九百八十四。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續漢天文志上注引張衡靈憲，當是歸藏之文。

鯀筮之於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路史後紀十三。

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藝文類聚六十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一百七十七。

昔夏后啟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北堂書鈔八十二，初學記二十四，御覽八十二。

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路史後紀十四。

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

狎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御覽八十二又九百十二、路史後紀十四

武王伐商、枚占耆老曰、不吉、路史後紀五、

昔穆王天子筮出於西征不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脩遠、飛而沖

天、蒼蒼其羽、御覽八十五、

穆王獵干戈之野、御覽八百三十一、

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彊、莊子大宗師釋文路史後紀五、

節卦殷王其國常毋谷目、周禮太卜疏、路史發揮、

剝良人得其玉、君子得其粟、御覽八百四十、

鼎有黃耳、利得鱣鯉、藝文類聚九十九、

有鳧鴛鴦、有雁鷫鷞、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五、

乾者積石風穴之琴、亭之者弗亭、終身不瘳、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

上有高臺、下有雝池、以此事君、其貴若化、若以賈市、其富如河、御覽

四百七十二、

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正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則至、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七十、

有人將來、遺我錢財、自夜望之、御覽八百三十一、

東君雲中、史記封禪書索隱云、見歸藏易。

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路史發揮。案此蓋說卦文、殷易先有、非始十翼、

已上二十五事、引見不著篇名、其云黃神至夏后啟占驗、當在啟筮篇、而并及武王穆王者、蓋太卜增加、北堂書鈔一百一引桓譚新論、歸藏藏于太卜、故殷易有周事、凡繇辭外、皆傳說耳、

歸藏啟筮

太昊之盛、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藝文類聚一、文選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注、初學記一、白帖二、御覽八、又八百七十二、

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

均土地、和合萬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十八、

共工人面蛇身朱髮、山海經大荒西經注、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七十三、路史後紀二、

蚩水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初學記九、路史後紀四、案路史又云、蚩尤疏首虎脛、八肱八趾、見歸藏啟筮、

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山海經大荒南經注、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乃有夫羲和之子、出於陽谷、山海經大荒南經注、

帝堯降二女為舜妃、周禮太卜疏引坤開筮、坤是其卦名、

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山海經海內經注、又見史記甘茂傳索隱、北堂書鈔一百六十、作以堙洪水、

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山海經海內經注、

鯀殛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初學記二十二、路史後紀十二、

麗山之子、鼓青羽、人面馬身、山海經西山經注、路史後紀四、案西山經又云、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

人面而龍身注云其類皆見歸藏啟筮、

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之羽民、是生百鳥、文選鸚鵡賦注、御覽九百十四、

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山海經海外南經注、

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山海經大荒西經注、

不可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山海經大荒西經注、

歸藏鄭母經

昔者羿善射、彈十日、果畢之、尚書五子之歌疏、左傳襄四年疏、論語憲問疏、孟子梁惠王疏、山海經海外東經注、案洪興祖補注天問引歸藏易云羿畢十日、即此約文、

夏后啟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明啟亦仙也、山海經海外西經注、案穆天子傳五注云、嵩高山啟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子啟亦登仙、皆見歸藏、

明夷曰、昔夏后啟、上乘龍飛、以登於天、臯陶占之曰吉、御覽九百二十九、

案路史後紀十四、引歸藏鄭母經、明夷曰、夏后啟筮御龍飛升于天、與上文連爲一條、

歸藏初經

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犛、初巽、路史後紀五、又發揮、宋玉海三十五引作初乾、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犛、初巽、卦皆六畫、奭即坤、犖即坎、犛即震、世有歸藏鏡、亦作奭作犖作犛、

歸藏齊母經

瞿有瞿有、鮿宵粱爲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穌、士有澤我取其魚、爾雅釋畜注、釋畜疏云、歸藏齊母經之文也、瞿有有卦名、

歸藏本蓍篇

蓍末大于本爲上吉、蒿末大于本次吉、荊末大于本次吉、箭末大于本次吉、竹末大于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犯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御覽七百二十七引歸藏不著篇名、崇文總目云、今唯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知此爲本蓍篇文、

左傳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初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連山歸藏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疏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爲占、二易以不變爲占、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

筮辭 謹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秦焚書唯易以卜筮存、易蓋

統三易言之漢專用周易而夏殷易若存若亡通儒不盡見之後竟佚失可惜也余編上古三代文既輯歸藏一篇如右而左氏所載或用周易傳必明明標出其不標出者實兼三易然亦有筮者臨時推測別撰韻語為彖辭復以韻語下斷者今輯一篇題曰筮辭附歸藏後焉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筮之遇大有之乾云云注筮者之辭也

涉河侯車敗、左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云云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同上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云云注蠱卜筮者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左傳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云云注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氣或取于時日王相以成其占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左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云云注此卜者辭也

卜頌謹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蓋三兆之頌合三千六百羣書所藏卜之遇兆曰其繇曰占曰者皆卜頌也下引五行為兆左傳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注水火之兆疏引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光而細曲者為水自漢以來筮寡行而卜微今輒卜頌一篇附三易之後焉

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墨子耕柱昔者夏后開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是使翁難乙卜于白若之龜龜曰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墨子耕柱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云云由同繇、

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云云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案史記齊世家載此小異、

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文選

思玄賦注引古文周書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幾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

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同上問左史氏史豹曰、荼灼本又作豹

隔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盛冊而藏之厥休將振同上史良日是謂云云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左傳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又見昭三十二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晉語一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云云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得驪姬以歸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左傳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

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云云。必不可。弗聽。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左傳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云云。

君子得黿。小人遺冠。御覽六百八十四、八百三十二、九百三十二。引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其繇曰云云。獻子獵。無所得。遺得其豹冠。

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左傳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云云。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左傳哀十七年。衛侯夢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

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史記文帝紀。陳平等遣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

夏書

昏墨賊殺。左傳昭十四年。夏引夏書云云。皋陶之刑也。注。逸書。

夏訓

有窮后羿。左傳襄四年。引夏訓有之。注。夏訓。夏書。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同上

訓語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鄭語

史佚引訓語有之、注、訓語、周書、

秩官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大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語中、單襄公引周之秩官、注、秩官、周常官篇名、

西方之書

懷與安實疚大事、晉語四注、西方謂周、

大度之書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

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管子兵法、

鄭書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左傳襄三十年、子產引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

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鄭書有之、注、鄭書古書名也、

太府之憲

國雖大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戰國策魏四、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注曰、城降人及亡人之子、

禮志

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晉語四、

前志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左傳文六年、

志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二十五年

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晉語九

軍志

允當則歸、左傳僖二十八年注軍志兵書

知難而退、同上、又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有德不可敵、同上、

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宣十二年、

周志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左傳文二年引周志有之注周志周書也、案見周書大匡解、

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訓之曰、而名爲望乎、荅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

見於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目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目爲卿士晉太康十年汲縣齊太公廟碑引周志

汲冢瑣語謹案晉書束晳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隋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舊新唐志同宋已後不著錄今輯羣書引見者併複重得二十五事彙爲一篇至穆天子傳竹書紀年俱汲冢古文見存不錄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史通疑古篇廣宏明集十一 案初學記八引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蓋此城也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御覽八十三

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其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目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也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藝文類聚十五

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恆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臣及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體有不全，諸骨節有不備者，則可。身體全，骨節備，不利於天子也，將必喪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棄之。仲山甫曰，天子年長矣，而未有子，或天將以是棄周，雖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天子乃弗棄之。（御覽八十五又一百三十五）

幽王娶褒姒，楚矢箕服，是喪王國。（北堂書鈔二十六又四十二）

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御覽八百九十一 事類賦注二十）

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嚚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舞僮告舞嚚，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答曰，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嚚曰，未。遂買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閒，而生荀林父。（御覽六百四十二）

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案左傳昭七年疏引呂上同）子

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案路史後紀引作自沈于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病間、（御覽九百八、路史後紀二、　案史通云、尋汲冢瑣語、卽乘之流耶、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騶、以來平公之前、公問師曠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案水經注引作有犬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太平廣記引作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師曠有頃而荅曰、有之、首陽神、其名曰者來、首陽之神、飲酒霍太山而歸、其居而於澮乎見之、（案水經注引對曰、首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其逢君者、飲酒得福、則徹之、太平廣記引作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君、）甚善、君有喜焉、（水經注、御覽四十、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

師曠御晉平公、（案御覽三百六十九引作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

變人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案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某年某月）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齊侯笑曰然有之（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三百六十九又三百九十一　案御覽三百六十九引作公書記之使問齊侯果如其言）

有鳥飛從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發南方赤質五色皆備其名曰搖其來爲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御覽九百十七）

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御覽三百七十七）

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而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是則

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御覽三百七十八

范獻子卜獵、命人占之、曰、其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御覽六百八十四又八百三十二又九百三十二

隕石於鑄三、宋景公問於刑史子臣曰、隕石於鑄三、何也、刑史子臣答曰、天下之望山三將崩、北堂書鈔一百六十

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已往五祀、案御覽引作五月、五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案御覽引作丁巳、吳亡、已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案初學記二十四引瓜圃見項語、遂死焉、求得已蟲矣、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八事類賦注二十七、

智伯既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出奔秦、又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御覽八百六十九、事類賦注八

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文選勵志詩注

齊東有二石高八尺博四尺而入於海。北堂書鈔一百六十

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史通六家篇

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史通六家篇

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最詳。史通惑經篇

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史通申左篇

疏圃見瑣語二十四。初學記

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顏氏家訓書證篇

古文周書 謹案古文周書亦汲冢所得今惟文選注引有二條或以逸周書當之非也

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尙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

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已肯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畱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盟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文選思玄賦注引古文周書、案梅鼎祚文紀引此作汲冢師春、未詳所出。

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已策馬、逸不克止之、蹶於乘、傷帝左股、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古文周書

桃左春秋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韓非子備內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

謹案佛教始于周釋藏所載佛說諸經中有物令書者皆周代外國文也翻譯不無潤色姑編入三代文其不稱佛說者如根本說及西域記所載西土先志中亦往往有書記未詳時代編入先唐文

迦葉佛

佛姓迦葉、波羅柰城人、梵德子、是爲賢劫第三尊、

遺釋迦牟尼佛書付伽梨衣

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繰繭、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特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爲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黎、安置祇洹中、若轉毗尼時、當爲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後一百年、初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爲五部、從百年後、分汝修多羅、當爲無量部、諍論由興、令法速滅、由彼愚僻、不聞三藏闕開

著繒衣。即謂殺繭。汝若成道後。彼絲自出諸國。非是殺蠶故。我將付樹神。今轉付汝。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法。法苑珠林

勝軍王

王舍衛國主

致世尊父淨飯王書

汝王太子悉達多。證得無上法味。法味于世出世間。咸蒙濟度。佛說衆許摩訶帝經

淨飯王

王名淨飯。天姓刹利。

手書召世尊

汝一切義成。是我親子。既厭煩惱。棄國出家。為求無上正等正覺。已聞成道。教化衆生。思念之心。日時相續。令他人得樂。惟我苦惱。譬如大樹。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終望果實。汝心已遂。宜憶往願。昔

菩所言若不證無上菩提寂靜之道誓不再入迦毗羅城大行已成宜應愍我及眷屬等佛說衆許摩訶帝經

舍衛國賈人

與世尊書

是女端正甚好無比欲爲佛娶之金色女經波羅柰國王生一女身黃金色頭髮紺青時年十六父母欲爲求壻女言若欲爲我求壻者當令身黃金色頭髮紺青如是可令佛時在舍衛國有賈人到波羅柰國國王言我求壻賈人言我國中有人復勝是女王聞歡喜令賈人迎取佛賈人便作書與佛

釋迦牟尼佛

佛名悉達多淨飯王子年十九立爲太子出家成佛號天人師已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至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死年七十九是爲賢劫第四世尊

報波羅柰國金色女書

人若皆從恩愛生生當復老老當復病從病致死從死至憂哭天

下苦者皆從恩愛生、金色女納女得書思惟則得五通達與父母辭訣飛到佛前佛微笑言迦葉佛時是金色女為貧家婦受佛經濟壽終生世為國王女、

四姓

勅治師書

昔育此子、子入吾門、疾疫相仍、財耗當死、太卜占云、兒致此菑、書到極攝、投之火中、六度集經、

又與鄰閣書

此兒到、疾以石縛腰、沈之深淵、六度集經菩薩生於貧家貧家不育夜置四衢有四姓富而無嗣取育數月婦妊產男父生兒念書勅治師弟奪書之治師所治師承書投弟于火父又生毒念遣斯兒與鄰閣書囊藏幟封兒進半道有梵志女知占候裂書更之鄰閣得書曰女妻兒四姓閉之內塞而死佛告比丘貧家兒吾身是妻者裘夷是四姓者調達是也

勅那跋彌王

下梨師跋陀國王勅令

太子辛苦、在於汝國、云何默住、不來表示、書到其時、象馬侍送、事

若有遺，吾當自往。賢愚因緣經

梨師跋陀國王

上勒那跋彌王送太子表

太子在此，實所不知，辛酸諸事，伏想委曲。太子今者已還得眼，即娉鄙女為太子妻，比嚴辦具，臣自衛送。賢愚因緣經勒那跋彌王生太子名迦良那迦梨，弟二子名波婆伽梨。太子往七寶城，得天女所獻如意珠，紺色，名旃陀摩尼。波婆伽梨乘太子眠，取樹刺刺眼，盜珠而去。太子匍匐到梨師跋陀國，他牧牛人為拔刺，與梨師跋王守園。王女願為其婦，立誓一心尊奉，無有他意。太子亦誓于彼波婆伽梨無有微恨，冀迮眼悉明淨。勒那王知太子存，勒令梨師跋王，即表送太子歸國。佛告阿難，彼太子者，今我身是；勒那跋彌，我父淨飯王是；介時婦者，今瞿夷是；波婆伽梨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葉波國濕波王

與太子須大拏書

汝是智慧之人，去者亦當忍，來者亦當忍，云何恚不還，須汝飲食耳。太子須大拏經，太子恣意布施，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

王舍國瓶沙王五願經作蓱比沙王、

與德差伊羅國弗迦沙王書

我國中有金銀珍寶甚多、我不用爲寶、今我國中生一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七十二相、弗迦沙王因緣經、蓱沙王五願經、

又報弗迦沙王

佛敎人棄家、捐妻子、斷愛欲、當除鬚髮、著法衣、作沙門、所以者何、人愚癡故、不當爲者而爲之、便爲癡、從癡爲行、從行爲識、從識爲名色、從名色爲六入、何等爲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爲六入、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滑、心向欲、是爲六向、從六向爲合、從合爲痛樂、從痛樂爲愛、從愛爲受、從受爲有、從有爲生、從生爲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凡合此勤苦、名人習者、自去愚癡盡衆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

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

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

隨習爲盡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爲弗迦沙王因緣經萍沙王五願經

又報弗迦沙王書

卿已寶華見遺今已瀝事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美到便誦習已

同道味法句譬喻經

德差伊羅國弗迦沙王

與瓶沙王書

願具開神佛所施行敎戒當所奉行願具莟意弗迦沙王因緣經萍沙王五願經

加赦國波羅柰城諸族豪貴

與梵摩達哆王書

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爲子孫作患邪中阿含經拘羅娑國王名長壽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常共戰爭拘娑羅國爲加赦國所破長壽生長生童子猛毅聰明御波羅柰諸豪貴族作書與梵摩達哆梵摩達

哆歡喜，令依彼住，與長生出獵，疲乏，遂臥。長生拔刀著頸，欲行報怨，復舉刀還鞘，以實白之。梵摩達哆以女妻之，還其本國。佛告比丘：汝等莫共鬭爭，若以爭止爭，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爭。

僧大

僧大，舍衛國人。

與兄佛大書

大兄起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不承之，違廢親敎，以女色故，骨月相殘，違親慈敎，爲不孝也；殘殺人命，爲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小，況殺應眞？吾不中止，兄自招之。今吾有形，可得相殺。善游寂寞，徒復相害。長別努力，願從眞道。佛說佛大僧大經 又見經律異相載此書末作從此長別努力努力

某許國王

報某國王書

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舍懷。中間隔絕，不及所致，不

見忽捐復遺賢臣美供綺琉已相謝矣勉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迴今寄奇珍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敘佛說生經佛說諫子經

釋氏列女

阿育王妾

詐爲王與太子法慧書

爾有慢上之罪不忍面誅書到疾脫眼瞳子付使還國六度集經昔菩薩爲王太子名曰法慧朝王王之幸妾出援太子太子力爭獲免妾反譖于王王出太子爲邊王王妾懷怨謀除太子以蠟作印詐爲王書太子曰愛身遠親謂之大逆即出眼付使者王聞之收妾日敕答之婢膠滴其瘡中燒即裂之爲坑生埋佛告比丘太子宿命爲童子賣白珠彼妾時爲富姓女持珠不買婬亂言調童子恚曰吾鑿目女曰棘刺膠滴裂肉生埋汝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按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事同

梵志女

更四姓與邸閣書

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親友也厥女旣賢且明今可任爲兒匹極其寶帛娉禮預好小禮大娉納妻之日按此勅矣六度集經

已上從釋藏衆經錄出勅令書表十九首迦葉佛前乎佛者也勝軍王佛父行飯沙王佛之父舍衛國賈人等與佛並世四姓等果報因緣皆前乎佛者其餘勝光王等未詳時代似皆在佛後未敢入三代文

僊道

彭祖

彭祖姓彭名翦一云名籛鏗一云姓籛名鏗陸終第三子祝融之孫顓頊之玄孫歷事唐虞夏至商爲守藏史年七百餘歲一云八百歲有養性經一卷淮南子說林訓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高誘注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葛洪神仙傳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謹案經傳無神仙之說論語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釋文引鄭曰老老聃彭彭祖皇侃疏曰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皇侃習見神仙家言故曰八百歲釋老非經意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大彭豕韋爲商伯彭姓彭祖家違諸稱商滅之韋昭曰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又曰彭祖大彭也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一曰

昆吾三曰彭祖集解引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索隱引世本三曰籛鏗是為彭祖周書嘗麥解皇天哀禹賜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帝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合而斷之知彭祖因名即大彭夏商為方伯古五霸之一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于商此其實事也論語之老彭未知何人鄭說或是彭祖國之支族入仕商因封國名名之後世傳會乃謂彭祖曰房中術壽八百歲此不經之談也

攝生養性論

神強者長生、氣強者易滅、柔弱畏威、神強也、鼓怒騁志、氣強也、凡人才所不至而極思之、則志傷也、力所不勝而極舉之、則形傷也、積憂不已、則魂神傷矣、積悲不已、則魄神散矣、喜怒過多、神不歸室、憎愛無定、神不守形、汲汲而欲、神則煩、切切所思、神則敗、久言笑則藏腑傷、久坐立則筋骨傷、寢寐失時、則肝傷、動息疲勞、則脾傷、挽弓引弩、則筋傷、沿高涉下、則腎傷、沈醉嘔吐、則肺傷、飽食偃臥、則氣傷、驟馬步走、則胃傷、喧呼詰罵、則膽傷、陰陽不交、則瘡痱生、房室不節、則勞瘠發、且人生一世、久遠之期、壽不過三萬日、不

能一日無損傷、不能一日修補、徒責神之不守、體之不康、豈不難乎、足可悲矣、是以養生之法、不遠唾、不驟行、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疲、臥不及極、先寒而後衣、先熱而後解、不欲甚飢、飢則敗氣、食誡過多、勿極渴而飲、飲誡過深、食過則癥塊成疾、飲過則痰癖結聚、氣風不欲甚勞、不欲甚逸、勿出汗、勿醉中奔驟、勿飽食走馬、勿多語、勿生食、勿強食肥鮮、勿沐髮後露頭、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冬極溫而春有狂疫、夏極涼而秋有瘧痢、勿露臥星月之下、勿飢臨屍骸之前、勿睡中搖扇、勿食炙露頭、勿衝熱而飲冰水、勿涉甚寒而遇炎爐、勿沐浴後而迎猛風、勿汗出甚而便解衣、勿衝熱而便入冷水淋身、勿對日月及南北斗大小便、勿于星辰下露體、勿衝霜霧及嵐氣、此皆損傷臟腑、敗其神魂、五味不得偏耽、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甘多傷腎、鹹多傷心、此並應於五行、潛禦四體、可理可究矣、志士君子、深可慎焉、犯之必不便損、久

乃積成衰敗、是故心爲五藏之主、氣爲百體之使、動用㠯太和爲馬、通宣㠯玄寂爲車、關節煩勞、卽偃仰導引、若不營攝養之術、不順和平之道、須臾氣衰於不覺之際、形枯於聲色之前、勞其渺渺之身、憔其戚戚之思、聞斯道養深可修愼、是㠯眞人常日淡泊、不親狂蕩、而愚者縱意、未至損身、已敗其神魂、傷其魄矣、悲夫、道藏臨字五號　案此秦漢已後養生家言託之彭祖、

養壽

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㠯適身也、美色淑姿、安閑性樂、不至思欲之惑、所㠯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㠯一志也、八音五色、㠯養視聽之懽、所㠯導心也、凡此皆㠯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㠯速患、古之智人、恐不才之子、不識事宜、流蕩不還、故絕其源、故經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過、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

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算、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可否失適、反爲害耳、人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肉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若本充實、豈有病乎、凡遠思强健傷人、憂愁悲哀傷人、喜樂過量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人所傷者甚衆、而獨責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道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精氣和合者、有四時、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則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餘歷藏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中形之事、不然于心志也、人能愛精養體、服氣鍊神、則萬神自守、其不然者、營衛枯瘦、萬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

御覽七百二十引神仙傳彭祖云、案此後世依託道藏盡字號有彭祖導引圖一篇不錄、

養生要

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卽老聃、楚國苦縣人、爲周柱下史、孔子嘗問禮、一云、卽老萊子、楚人、案史記本傳亦兩說兼存實則禮記之老聃非卽作道德經之老子讀者必能辨之至養生之言皆道家依託、

養生要訣

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胷肌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志人能理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㠯安其國、愛其氣所㠯全其身、民弊卽國亡、氣衰卽身謝、是㠯志人上士、當施醫於未病之間、不追脩於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喪、氣

難淸而易濁、審機權可㠯安社稷、制嗜慾可㠯保性命、若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㠯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屛虛妄、六曰除疾妒、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雖心希妙理、口念眞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促矣、誠知所㠯保和全眞、當須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惡少好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藏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燋枯、多好則氣智潰溢、多惡則神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甚於豺狼、無久行、無久坐、無久立、無久臥、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令過、少勿令虛、冬則朝勿虛、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眞

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滅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歡、搆一惡則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仙錄必書其名、死籍必消其咎、養生之理盡在此矣、至於鍊瓊丹而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此上眞之妙道、非食穀啗血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御覽七百二十

鬼神

西王母

西王母國名、在西極、一云天帝女、一云神人、

授黃帝符

太一在前、天一備後、得兵契信、戰則克矣、御覽七百三十六引黃帝出軍訣、黃帝夢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

玄女

玄女未詳、或云、天帝女、一云、即西王母有玄女戰經一卷、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玄女式經要法一卷、案皆五行家依託、舊唐志黃帝問玄女兵法三卷、玄女撰、

黃帝問玄女兵法

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于太山、三日三夜、天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萬隱萬匿、首當從何起、遂得戰法焉、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五事類賦注二路史後紀四

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得伍胥、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其咎安在、伍胥曰、此城中之將、爲人必白色商音、始攻時得毋以秋之東方行乎、今黃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爲之、黃帝曰、善爲之若何、伍胥曰、臣請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黃帝大喜、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

肯當作胥

以三日下之何以爲明伍肯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論黃帝曰子欲以何時此下當有伍胥曰三字臣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日平旦時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臣請以玄武之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將于北方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臣請爲帝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已具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黃帝即封胥世世不絕御覽三百二十八路史後紀四

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寶得者全勝失者必負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狀像雄雞制百兵之母能得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裏三奇六合王威軍士御覽三百二十八

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後漢皇甫嵩傳注引玄女三宮戰法

職鬬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默、人無所見、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爲九天、其衝爲九地、北堂書鈔未刪改本百十八、御覽三百二十八、

戰鬬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都皆天一乘六神王齊士擊冠旅天下、已上十五字有脫誤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光、當作勝先陳亟誤本此下有甲申旬在孤一旬不足信當云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先據五行大義第二十篇引玄武式經云神后主子大吉主丑功曹主寅大衝主卯天剛主辰太乙主巳勝先主午小吉主未傳送主申從魁主酉河魁主戌徵明主亥午勝先者陽氣大威陰氣時動推陽在先爲勝也可以互證甲午、旬在罡中、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爲戰主也、書鈔一百十三、

敵人既陣、必以其勝陣之、敵人爲直陣、已以方陣攻之、方陣者、金陣也、敵人爲兌陣、已以曲陣攻之、曲陣者、水陣也、敵人爲圓陣、已以直陣攻之、直陣者、木陣也、敵人爲方陣、已以兌陣攻之、兌陣者、火陣也、敵人爲曲陣、已以圓陣攻之、圓陣者、土陣也、書鈔一百十三引兩條

欲知敵人來時視之所從來上神欲㠯其勝應之假令敵人從大小吉魁罡下來應之㠯左部青旗從太一勝光下來應之㠯後部黑旗從功曹太衝下來應之㠯右部白旗從傳送從魁下來應之㠯前部赤旗從登明神后下來應之㠯中部黃旗此天道勝也書鈔一百二十

出軍行將屯守相與數鬬動作必擊鼓作聲聽其音㠯知已兵強弱也書鈔一百二十七

諸見𡸁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不㠯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陰者爲來法藝文類聚八十御覽三百三十五

六甲將及夫人姓名服色其將皆著赤幘小冠帶白綬紱夫人足皆各象其禽獸足凡欲招致神當于帛上書諸神名如法祭之齊事六日見形六十日一祭合諸神祭之祭法脯長一尺廣三寸白茅爲藉編㠯青絲藉長二尺四寸廣六寸餅餌粟并脯置藉上杯

皆黑，中吕丹砂九兩，盛米囊九枚，置北斗坐上，中為九星，六甲坐外，西南十二坐，坐前一杯，受道者壇東北，南面再拜祝。書鈔八十八，又八十九，御覽五百二十六。

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對曰：其圖黃帝藏會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廣千丈，鎮以盤石，求之者亡，視之者見，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問海口所出，禹乃決江口，鳴角會稽，龍神為見，玉匱浮。禹乃開而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飛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復下陂池，禹不能拯也；禹得中四卷，開而視之，乃下闕。書鈔九十六，御覽八十二。

霍太山三神

竹中朱書

趙毋血，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

面而鳥噣，鬢麋髭頿，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史記趙世家，知伯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云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又見風俗通，山陽侯天使作陽侯大吏，無山字，反滅作反滅，百邑作三百邑，亦黑作赤黑，正馮作而馮，下河宗作河室。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六終